

月光  
还是少年的  
月光

余光中

作品



江

余光中

作品

月光  
还是少年的  
月光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 / 余光中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余光中散文精选)

ISBN 978-7-5594-1096-2

I. ①月… II. ①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613号

中文简体版通过成都天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 经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北京九志天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大陆地区发行。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书 名	月光还是少年的月光
作 者	余光中
策划出品	九志天达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罗婧芝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096-2
定 价	45.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 辑一 抒情自传

鬼雨 / 003

逍遥游 / 017

望乡的牧神 / 029

焚鹤人 / 051

伐桂的前夕 / 067

听听那冷雨 / 079

我的四个假想敌 / 089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 099

自豪与自幸 / 113

日不落家 / 125

#### 辑二 天涯蹊踪

石城之行 / 141

九张床 / 153

苦雨就要下降 / 163

不朽，是一堆顽石？ / 179

隔水呼渡 / 199

没有邻居的都市 / 225

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 / 237

钞票与文化 / 255

辑  
一

抒情自传



## 鬼雨

——But the rain is full of ghosts tonight.

Edna St. Vincent Millay

### 1

“请问余光中先生在家吗？噢，您就是余先生吗？这里是台大医院小儿科病房。我告诉你噢，你的小宝宝不大好啊，医生说他的情形很危险……什么？您知道了？您知道了就行了。”

“喂，余先生吗？我跟你说噢，那个小孩子不行了，希望你马上来医院一趟……身上已经出现黑斑，医生说实在是危险了……再不来，恐怕就……”

“这里是小儿科病房，我是小儿科黄大夫……是的，你的孩子已经……时间是十二点半，我们曾经努力急救，可是……那是脑溢血，没有办法。昨夜我们打了土霉素，今

天你父亲守在这里……什么？你就来办理手续？好极了，再见。”

2

“今天我们要读莎士比亚的一首挽歌Fear No More。翻开诗选，第五十三页。这是莎士比亚晚年的作品*Cymbeline*里面摘出来的一首挽歌。你们读过*Cymbeline*吗？据说丁尼生临终之前读的一卷书，就是*Cymbeline*。这首诗咏叹的是生的烦恼和死的恬静、生的无常和死的确定。它咏叹的是死的无所不在、无所不容（死就在你的肘边）。前面三段是沉思的，它们泛论死亡的omnipresence和omnipotence，最后一段直接对死者而言，像是念咒，有点‘孤魂野鬼，不得相犯，呜呼哀哉尚飨！’的味道。读到这里，要朗声而吟，像道士诵经超度亡魂那样。现在，听我读：

No exorciser harm thee!

Nor no witchcraft charm thee!



Ghost unlaïd forbear thee!

Nothing ill come near thee!

“你们要是夜行怕鬼，不妨把莎老头子这段诗念出来壮壮胆。这没有什么好笑的。再过三十年，也许你们会比较欣赏这首诗。现在我们再从头看起。第一段说，你死了，你再也不用怕太阳的毒焰，也不用畏惧冬日的严寒了（那孩子的痛苦已经结束）。哪怕你是金童玉女，是Anthony Perkins或者Sandra Dee，到时候也不免像烟囱扫帚一样，去拥抱泥土。噢，这实在没有什么好笑。不到半个世纪，这间教室里的人都变成一堆白骨，一把青丝，一片碧森森的磷光（那孩子三天，仅仅是三天啊，停止了呼吸）。对不起，也许我不应该说得这么可怕，不过，事实就是如此（我刚从雄辩的太平间回来）。青春从你们的指隙潺潺地流去，那么昂贵，那么甜美的青春（停尸间的石脸上开不出那种植物）！青春不是常年春藤，让你像戴指环一样戴在手上。等你们老些，也许你们会握得紧些，但那时你们只抓到一些痛风症和糖尿病、一些变酸了的记忆。即使把满头的白发编成渔网，也网

不住什么东西……

“一来这里，我们就打结，打一个又一个的结，可是打了又解，解了再打，直到死亡的边缘。在胎里，我们就和母亲打一个死结。但是护士的剪刀在前，死亡的剪刀在后（那孩子的脐带已经解缆，永远再看不到母亲）。然后我们又忙着编织情网，然后发现神话中的人鱼只是神话，爱情是水，再密的网也网不住一滴湛蓝……”

“这世界，许多灵魂忙着来，许多灵魂忙着去。来的原来都没有名字，去的，也不一定能留下名字。能留下一个名字已经不容易，留下一个形容词，像Shakespearean，更难。我来。我见。我征服。然后死亡征服了我。（那孩子，那尚未睁眼的孩子，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一阵，死亡的黑氛很浓。Pauline请你把窗子关上。好冷的风！这似乎是它的丰年。一位现代诗人（他去的地方无所谓古今）。一位末代的孤臣（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一位考古学家（不久他就成考古的对象了）。

“莎士比亚最怕死。一百五十多首十四行诗，没有一首不提到死，没有一首不是在自我安慰。毕竟，他的蓝墨水冲

淡了死亡的黑色。可是他仍然怕死，怕到要写诗来诅咒侵犯他骸骨的人们。千古艰难唯一死，满口永恒的人，最怕死。凡大天才，没有不怕死的。越是天才，便活得越热烈，也越怕丧失它。在死亡的黑影里思想着死亡，莎士比亚如此。李贺如此。济慈和狄兰·托马斯亦如此。啊，我又打岔了……  
Any questions? 怎么已经是下课铃了? *Sea nymphs hourly ring his knell*……（怎么已经是下课铃了？）

“再见，江玲，再见，Carmen，再见，Pearl（*Those are pearls that were his eyes*）。这雨怎么下不停的？谢谢你的伞，我有雨衣。*Sea nymphs hourly ring his knell*，他的丧钟。（他的丧钟。他的小棺材。他的小手。握得紧紧的，但什么也没有握住。*Nobody, not even the rain, has such small hands.*）江玲再见。女孩子们再见！”

3

南山何其悲，鬼雨洒空草。雨在海上落着。雨在这里的草坡上落着。雨在对岸的观音山落着。雨的手很小，风的手

帕更小，我腋下的小棺材更小更小。小的是棺材里的手。握得那么紧，但什么也没有握住，除了三个雨夜和雨天。潮天湿地。宇宙和我仅隔层雨衣。雨落在草坡上。雨落在那边的海里。海神每小时摇他的丧钟。

“路太滑了。就埋在这里吧。”

“不行。不行。怎么可以埋在路边？”

“都快到山顶了，就近找一个角落吧。哪，我看这里倒不错。”

“胡说！你脚下踩的不是墓石？已经有人了。”

“该死！怎么连黄泉都这样挤！一块空地都没有。”

“这里是乱葬岗呢。好了好了，这里有四尺空地了。就这里吧，你看怎么样？要不要我帮你抱一下棺材？”

“不必了，轻得很。老侯，就挖这里。”

“怎么这一带都是葬的小朋友？你看那块碑！”

顺着白帆指的方向，看见一座五尺长的隆起的小坟。前面的碑上，新刻红漆的几行字：

公元一九五八年七月生

公元一九六三年九月歿

爱女苏小菱之墓

母 孙婉宜

父 苏鸿文

“那边那个小女孩还要小，”我把棺材轻轻放在墓前的青石案上，“你看这个。一九六〇年生。一九六四年歿。好可怜。好可怜，唉，怎么有这许多小幽灵。死神可以在这里办一所幼儿园了。”

“那你的宝宝还不够入园的资格呢。他妈妈知不知道？”

“不知道。我暂时还不告诉她。唉，这也是没有缘分，我们要一个小男孩。神给了我们一个，可是一转眼又收了回去。”

“你相信有神？”

“我相信有鬼。I am very superstitious, you know. I am as superstitious as Byron.你看过我译的《缪斯在地中海》没有？雪莱在一年之内，抱着两口小棺材去墓地埋葬……”

“小时候我有个初中同学，生肺病死的。后来我每天

下午放学，简直不敢经过他家门口。天一黑，他母亲就靠在门口，脸又瘦又白，看见我走过，就死盯着我，嘴里念念有词，喊她儿子的名字。那样子，似笑非笑，怕死人！她儿子秋天死的。她站在白杨树下，每天傍晚等我。今年的秋天站到明年的秋天，足足喊了她儿子三年。后来转了学，才算躲掉这个巫婆……话说回来，母亲爱儿子，那真是怎么样也忘不掉的。”

“那是在哪里的时候？”

“丰都县。现在我有时还梦见她。”

“梦见你同学？”

“不是。梦见他妈妈。”

上风处有人在祭坟。一个女人，哭得怪凄厉的。荨麻草在雨里直闪眼睛。一只野狗在坡顶边走边嗅。隐隐地，许多小亡魂在呼唤他们的姆妈。这里的幼儿园冷而且潮湿，而且没有人在做游戏。只有清明节，才有家长来接他们回去。正是下午四点，吃点心时候，小肚子又冷又饿。海神按时敲他的丧钟。无所谓上课，无所谓下课。虽然海神敲凄其的丧钟，按时。

“上午上的什么课？”

“英诗，莎士比亚的Fear No More和Full Fathom Five。同学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选这两首诗。Sea nymphs hourly ring……好了，好了，够深了。轻一点，轻一点，不要碰……”

大铲大铲的黑泥扑向土坑。很快地，白木小棺便不见了。我的心抖了一下。一扇铁门向我关过来。

“回去吧。”我的同伴在伞下喊我。

4

文兴：

接到你自雪封的艾奥瓦城寄来的信，非常为你高兴。高兴你竟在零下的异国享受熊熊的爱情。握着小情人的手，踏过白晶晶的雪地，踏碎满地的黄橡叶子。风来时，翻起大衣的貂皮领子，看雪花落在她的帽檐上。我可以想见你的快意，因为我也曾在那座小小的大学城里，被禁于六角形盖成的白宫。易地而居，此心想必相同。

我却困在森冷的雨季之中。有雪的一切烦恼，但没有雪的爽白和美丽。湿天潮地，雨气蒸浮，充盈空间的每一个

角落。木麻黄和油加利树的头发全湿透了，天一黑，交叠的树影里拧得出秋的胆汁。伸出脚掌，你将踩不到一寸干土。伸出手掌，凉蠕蠕的泪就滴入你的掌心。太阳和太阴皆已篡位。每一天都是日食。每一夜都是月食。雨云垂翼在这座本就无欢的都市上空，一若要孵出一只凶年。长此以往，我的肺里将可闻蚋群的悲吟，蟑螂亦将顺我的脊椎而上。

在信里你曾向我预贺一个婴孩的诞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只能告诉你，那婴孩是诞生了，但不在这屋顶下面。他屋顶比这矮小得多。他睡得很熟，在一张异常舒适的小榻上。总之我已经将他全部交给了户外的雨季。那里没有门牌，也无分昼夜。那是一所非常安静的幼儿园，没有秋千，也没有荡船。在一座高高的山顶，可以俯瞰海岸。海神每小时摇一次铃铛。雨地里，腐烂的薰草化成萤，死去的萤流动着神经质的碧磷。不久他便要捐给不息的大化，汇入草下的冻土，营养九茎的灵芝或是野地的荆棘。扫墓人去后，旋风吹散了纸马，马踏着云。秋坟的络丝娘唱李贺的诗，所有的耳朵都凄然竖起。百年老鸦修炼成木魅，和山魈争食祭坟的残肴。蓦然，万籁流窜，幼儿园恢复原始的寂静。空中



回荡着诗人母亲的厉斥：

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

最反对写诗的总是诗人的母亲。我的母亲已经不能反对我了。她已经在浮屠下聆听了五年，听殿上的青铜钟摇撼一个又一个的黄昏，当幽魂们从塔底啾啾地飞起，如一群畏光的蝙蝠。母亲。母亲。最悦耳的音乐该是木鱼伴奏着铜磬。雨在这里下着。雨在远方的海上下着。雨在公墓的小坟顶，坟顶的野雏菊上下着。雨在母亲的塔上下着。雨在海峡的这里下着雨在海峡的那边，也下着雨。巴山夜雨。雨在二十年前下着的雨在二十年后也一样地下着，这雨。桐油灯下读古文的孩子。雨下得更大了。雨声中唤孩子去睡觉的母亲。同一盏桐油灯下，为我扎鞋底的母亲。氧化成灰烬的，一吹就散的母亲。巴山的秋雨涨肥了秋池。少年听雨巴山上。桐油灯支撑黑穹穹的荒凉（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中年听雨，听鬼雨如号，淋在孩子的坟上，淋在母亲的古塔上，淋在苍茫的回忆回忆之上。雨更加猖狂。屋